

有同代人，所谓幸运的“60后”。感怀我们这代的运气，赶上最好的时光，又幸运地走进清华园。校园古雅无出其右，前辈博学宽厚，自强厚德受用终生，有幸与各地状元菁英同窗，互相影响激励及帮助持续至今。感叹若无时代车轮向前，个人努力一文不值。不仅我们这1956位同学，整个一代人其实都是幸运儿。当无限可能已成定局，当年的未知化作人生经验，曾经的渴望与焦虑早已放下，唯有值得珍惜和

感激的愈渐清晰。想对同学说的话，片子每一秒都在表达，落到文字只有最后那段遗憾和举杯。该是对逝去同学说的？还是他们对我们说的？有何不同？由衷感谢，那些人、那场景、那时光。

人生旅途，到过很多地方、过眼无数风光，唯有与谁同行无法重来；清华园只有一个，五年时光，终身受益；纪念同学，又何尝不是纪念自己的青春，和那万物复苏的年代。

我的清华往事

○张慧英（1990级物理）

我曾经昂首向前，高歌猛进，不会浪费时间回望来路。而今回首，蓦然发现，草蛇灰线伏笔千里，那些曾经遇到的人，曾经做过的事，都悄无声息一点一滴地塑造了今日之我。而在过往所有的人和事中，最浓墨重彩的莫过于清华人和清华往事。

我出生在一个北方小城的工人家庭。从小耳边听得最多的话是“好好学，考大学”，这其实是爸爸妈妈把他们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我身上。姐姐大我两岁，她上小学那天我羡慕极了，刚好赶上爸爸的风湿病犯了在家休养，见我天天偷姐姐的课本看就试着考考我，发现我都会了，于是托朋友让我直接上二年级。我永远记得第一天上学时被拦在校门口责问怎么没戴红领巾，因为那个转学证明上写着我是少先队员。我一路哭着跑回家，却惊奇地看着爸爸变魔术一样把一条红领

巾系在了我的脖子上，所以我是在自己家里加入少先队的。随后的期中考试，我这个小不点儿考了个第一名，爸爸高兴地把我举过了头顶。这让我从小就在内心深处认定成绩好是一件多么让家人开心的事情。

高考那年我是那座小城里唯一填报了清华志愿的。我的班主任王克明老师是北



物02班的元旦晚会，前排右1为张慧英。摄于1990年12月31日

京人，从北师大毕业后就来到这个小城工作结婚生子，他身上永远都有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偏远小城的独特气质。他不拘小节，举止豪放，热爱体育，带着同学们夏天踢球、冬天滑冰，总有一股饱满的能量；他不喜欢扭扭捏捏矫情的女生，恰好我是那种假小子类型的，深得他的喜爱。王老师是最早相信我潜能的人，在高考前夕，他、校长和我爸爸商量的许久，最后共同决定了我的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然后学校里每个人都知道了，连上厕所都有人给我加油说：“英子，你行的。”

199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黑龙江省以往每年只有三十几个录取名额，前一年由于减招，清华的分数线蹿升至590分的高峰。我的高考过程很顺利，吃得香睡得好，直到考完估分后才开始心慌慌。等待的过程是漫长而煎熬的，以至于发榜的时候我以574分的成绩成为市高考状元也无法开心起来，躲在阳台里悄悄地哭了好久，那时候觉得清华梦可能真的只是个梦了。

我所在的家属楼是工厂自建的，邻居们对每年谁家孩子高考都非常清楚。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里，最快的消息来源是广播。有一天清晨，隔壁单元的赵叔叔咚咚地敲门，兴奋地说你家姑娘考上了，广播里说今年清华的录取分数线是539分。等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我在邮局工作的四叔没有按照邮寄地址送去学校而是径直拿到家里来。然后我家里络绎不绝都是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大家谈笑间忽然找不到我爸爸了，后来爸爸回来了，说是骑车去几公里外的坟上上坟去了。高中母校的新生开学典礼上我作为优秀毕业生发言来激励学弟学妹们，我的老师们也一起上台领奖，那一天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大家都无

限荣光。我的班主任王克明老师做为当地著名的优秀数学教师，只当过一届班主任把学生从高一带到高三，他在我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对我更是关爱备至，是我永远的恩师。

17岁的我刚刚过完生日就登上南下的火车，从此开始了发现自我的人生旅程。

北方小城的高考状元很快就淹没在清华1990级两千人的汪洋大海里，成为最普通的一员。物理系是我的第一志愿，报考的原因一部分来自于对居里夫人的敬仰，另外一部分则来自于对其他学科的无知。譬如我从小喜欢文学，但是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风气下一直被打压着，我认识的所有文科专业毕业生都是当老师的，所以我并不清楚还有什么其他的职业选项。当我终于来到清华园，环顾四方，有考托考G的，有读计算机双学位的，有做校园小生意的，我才赫然发现自己对未来一片茫然。我觉得自己不会成为科学家，抑或工程师，那么我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在没有目标的时候，我只能一边勉励自己读好每一门课，一边跌跌撞撞地找寻属于我自己的路。好在我并不孤独，也很幸运，大四的时候考取了中文系第二学位，遇到了清华园里和我一样迷茫的理工男女们，我那曾经破碎一地的自信心也在大五毕业时获得廖汤慧蔼奖学金时才重拾起来。那1000元奖金不仅让我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我大六这年不需要家里给学费和生活费了，更让我相信自己的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1996年毕业时我揣着一本物理系学位证书、一本中文系学位证书和一本经管系辅修学位证书敲开了宝洁公司的大门，成为了一名职业经理人。此后的十八年里，

我经过职场上的种种历练，见识了世间百态，人情冷暖。我困扰过、孤独过、郁闷过、无奈过，但再未陷入怀疑或迷茫。无论何时，我都会内心坚定地告诉自己“我可以”，相信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这份自信就是我17岁到23岁在清华园修炼成的，为此我终生感谢母校给予我的挑战和支持。

我是幸运的，在塑造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清华园里遇到了一群积极进取、团结友爱的同龄人，你们有趣的灵魂是我多年后品味才愈发懂得珍惜的。

先说物0班的。现代应用物理系是个小系，只有60人，女生更少，只有6名，连两个宿舍都凑不上，于是我和山西女孩京京与数学系合住。物理系的男生很腼腆，初来大城市的我更腼腆，常常还没说话自己先脸颊绯红心跳加速。最恐怖的事情要数开班会。那时候常常叫我们去16号楼男生宿舍开会，现在早忘记了是什么事儿，但那不知何处传来的阵阵汗臭味依旧鲜活，还有就是那些审视的目光让我浑身不自在。物01班的班主任是童德春老师，当时五十几岁，说话干脆，目光犀利，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批评我某次军训动员会开小差的时候，她那严厉的眼光让我无处躲藏。童老师又对我们非常关爱，中秋节请我们去她家吃月饼，她爱人文老师也相当和善可亲。物02班的班主任是杨欣老师，当时在读研究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一脸书生气的善良，时常找我谈心。我进校时糊里糊涂担任了宣传委员，根本不知道怎么组织活动，而自己的功课又磕磕绊绊的，总觉得辜负了杨老师对我又红又专的殷切期望，好像大二就卸任了。同宿舍的京京在我眼中是全能的，物理学得

好又修计算机，体育好竞走长跑都行，为人亲切很有男生缘，七号楼228寝室的窗下常常有人喊她的名字，悠悠的在夜色中飘荡。她后来嫁给了工物系的朱师兄，后者日后成为了国家高精尖芯片领域的翘楚。物理系的女生虽少，却个个出色，索小姐颇有林青霞的骨感美，周小姐端庄贤淑，罗小姐轻灵纯真，还有后来从自动化系转过来往住在我们宿舍的瞿小姐，小提琴声悠扬，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可爱极了。可惜我们毕业后分散在世界各地，再无聚齐的机缘。

物理系的男生们是友爱的，我记得从6号楼搬去7号楼的时候男生们过来帮忙，我记得在北大操场跑800米的时候有人主动陪跑激励我们坚持下去，我总记得那些默默的不张扬的善意，当时只道是寻常，等走入社会后发现如此纯粹的不掺杂任何算计的友情是多么稀有难得。

可能还是碍于男生腼腆女生羞涩吧，我和物理系同学们的友情是快毕业时才发展起来，甚至要到了毕业后才真正开始了解对方。好在有童老师和其他留校的小伙伴们毕业后就不间断地组织各种聚会，让“清华物理90级群”成为我如今最纯粹的友情群。特别是在共同面对人生的种种考题时，大家都愿意分享各自的困惑和不同的解题方式，成为了身在五湖四海心却紧密相连的知己。如果有什么自己搞不定的麻烦或者想不清楚的事儿在群里扔出来，总有人接住，给个线索回来。岁月之手悄悄地抹去了这群人年少时各自外表的锋芒，磨砺出我们骨子里的相似，散布在世界各地惺惺相惜。虽然也有些许遗憾我们青春年少时未能更为相知，或许错过深厚的友情，或许错过了浓烈的爱情，谁知道

呢？你们今天仍在我的微信群里，足矣。

再说编0班的。我们这群考入清华理工学院系后又报考了中文系编辑专业作为第二学位的人在清华园实属异类。依我看来，我们的共同点是：骄傲，且有浪漫情怀。我们内心的骄傲让我们无法接受各自在理工院系里不够出类拔萃的地位，我们文艺的浪漫情怀让我们终于可以在自己抉择人生方向的时候果断地给少年时的文学梦插上了翅膀。1994年清华中文系复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我们也是那年春天考入了中文系，第二学位读两年半，这样我们延迟一年到1996年毕业。从此我开始放飞自己。

和物02班不同，编0班19位同学中有12位女生，占绝对优势，我们终于再也不用跑去男生宿舍开班会了。我们大六的时候住在八号楼，男生可以自由出入，所以楼道里变得热闹起来了。对面宿舍三个女生都有男友，常常拎着热水瓶或是饭盒出双入对，恋爱中的幸福都是相似的，我们酸酸地看着便是。斜对面宿舍的三个女生则各有特色：阿嵩善于梳妆，扮相妖娆，很有男生缘。她为人豪爽，我面试宝洁的时候是穿着她的高跟鞋去的；梅梅是舞蹈队的，但绝不是那种娇柔的身形，反而如女汉子般健美，闲着没事儿卖保险，腰里挂着BP机不时作响；古同学精瘦，意志坚强，我偶尔兴起约她一起打网球，结果她从此后每天早上6:30就准时敲门不把我叫起来誓不罢休，让我顿时悔意。最后说说我们宿舍吧，倪小姐是北京人，高鼻深目，小麦色皮肤，宛如精灵，她很少住宿舍，所以大多数日子里都是我和宝儿相对而坐的。宝儿是山东人，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体态丰腴，放在唐

朝绝对是个美女，更难得的是她天生一对儿媚眼，放起电来极具杀伤力，可惜她只在女生群里抛媚眼儿，此等绝技从未被男生知晓。大六那年春天她终于遇到了喜欢的男生，外号“四眼儿”，时不时与之遛弯后晚归，回来后眼神迷醉，我亦为之欢喜。但是他们的关系好像一直没有挑明，正逢愚人节，我执笔给“四眼儿”写了封匿名情书，宝儿请我吃了份小炒。后来不知怎么的宝儿哭着说他们分手了，我气得跑去主楼找“四眼儿”理论，结果发现那个负心郎好像还挺委屈的，最后只得不了了之。清华园里当年有许多这类故事，让人总不免猜测他（她）们到底怎么了，抑或当时真的走在一起以后又会是怎样的结局？谁又说得清呢。

我永远难忘清华园里那些潇洒飘逸的女生们，是她们在我失落时给我关爱，在我迷茫时陪我思索，让我忧伤时有人抱头痛哭，让我快乐时有人分享喜悦，你们是我生命中的精灵。

清华中文系当年有许多和香港的交流活动，我们在校期间就承接了两次香港浸会大学大二学生的中国研究暑期班，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香港的年青人。他们也



编0班毕业合影，前排中为张慧英。摄于1996年

是第一次来内地，看什么都新鲜有趣，思想单纯，活泼可爱。我当时和慧儿，还有朝晖课下也常常和他们一起玩儿。慧儿是计算机系的，1995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没有读完中文系第二学位就去了壳牌上班，从此衣冠楚楚地出入国贸写字楼，我的第一支口红就是她在国贸商城送给我的。慧儿是个高个子女生，一眼望去没有几个清华男生在她的目标身高线以上，日后果然嫁给了荷兰人。朝晖是1989级的，四川人，个子不高，很有港味儿，深得这帮香港女学生的喜欢。我们仨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蹦迪，五道口有家JJ迪斯科舞厅，每逢周五晚上，女生免费，好像还送杯饮料。慧儿最拿手的是大猩猩发飙，朝晖则舞艺多样，大杀四方，我呢，披散着长发乱晃一气。那是我们在炫目的舞池中释放青春荷尔蒙的快乐时光。后来朝晖和中文系大一的日本女孩交往，就不和我们玩儿了。

中文系的同学们大多留京工作，所以我毕业后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利用出差的机会来北京找她（他）们聚会，每次总会谈起读书时候好玩儿的事儿，比如某老师讲明清小说中的某名篇时阶梯教室爆满啦，某老师最喜欢喝白酒微醺时聊文学啦，屠



于二〇二五年校庆
张慧英（左）与沈慧重逢

班长支使我去北大请季羨林老先生给《清华中文报》题写刊名时我居然都不知道大师为何人被嘲笑啦，大家去北戴河旅游在海边看日出玩得兴高采烈啦，我们精心设计的毕业册里写下的豪言壮语啦……当年曾经打动我们的时刻如今依旧拨动心弦。

九十年代的校园里是诗人和歌手的天下。东大操场上每晚都有吉他声和歌声飘扬，我中文系的同学们几乎无人不写诗，随便从我的日记本里摘抄一首言冬的诗歌《思念》：

今夜诗人已回到北方去

今夜诗人已乘一朵云彩 悄然回到故乡去

今夜你的睡姿是怎样的美

今夜你的长发最像我眼中的水

今夜紫荆花恰如你眼中的唇 最令人心醉

……

这是1994年6月2日言冬在清华礼堂前的大草坪的夜色下弹唱的，估计今天问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是的，如果不是那本发黄的日记本，我也不会相信当年的我们竟是如此的诗意而浪漫。他当年纠结于是否出国，时不时就颓废起来，颓废的时候就会向我要烟抽，或者去大学生之家吃小炒。还好他没有出国，否则今天就没有《一席》这个火过TED数倍的讲者平台了。

回忆清华往事，涌到心头的人和事还有许多，难以一一书写，姑且就此打住吧。

我离开清华园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8号楼215房间打牌度过的，我永远记得当晚的杯觥交错的笑意，热气腾腾的牌局，以及最后别离时刻那眼底深深的牵挂之意。

我的清华往事并不如烟，那段飞扬的青春与珍爱的你们永存。